

方志间的诗歌套用现象

——以万历《齐云山志》为例

吴晋邦

提要：方志是诗歌辑佚的重要渊藪，既能存一地之文献又有一定的不可靠性，利用其中诗歌时应进行源流考察。万历《齐云山志》所载的宋元诗中近半有年代更早、更为可信的对应诗作，或套用咏武夷山之作，或改窜永乐《政和县志》中的郭斯屋诗。这种改窜套用现象在晚明方志中颇为多发，万历《九华山志》亦有套用罗浮山诗作的现象。除为《齐云山志》所套用外，永乐《政和县志》中的诗作还阑入卢琦《圭峰集》二十余首，足见方志保存乡邦文献、考订别集讹误的重要价值。

关键词：方志 诗歌套用 《齐云山志》《政和县志》

自《全宋诗》《全元诗》等大型总集编纂出版以来，学者便多致力于补苴缀拾，而辑佚的渊藪“主要集中于类书丛书、地域文献、书画石刻、域外汉籍四种途径”^①。在上述几种来源中，以方志为代表的地域文献数量众多、角度独特，以地域系诗，收录了相当数量的不见于其他著述的诗作，是辑佚的一大富矿。在广泛利用地方文献的同时，学者也注意到其不可靠性。如鄞县史氏家族后人所纂辑的《史氏世宝集》存录了许多不见于他处的族人诗作，但张如安已考订出其“有故意将史浩的作品分拆给诸史的嫌疑”，并进一步指出“对地方文献中宋诗材料的辑录，也应慎重”^②。杨玉锋将据方志所辑宋诗的问题总结为重名失考、前代误置、姓名讹误、题异致惑、割裂原诗、作者分歧、变更诗体七类，强调不宜轻易据信方志文献。^③此七类问题多属辑佚过程中的问题，非尽方志之误。诗题在传播过程中容有差异，文本在刊刻中亦间有鲁鱼亥豕之误；至于未引全诗而只有残句，则可能受到方志编纂时的条件所限。而作者分歧一项，意味着作品的重见互出，这一问题确有不少源自方志本身收录有误。辑佚工作的重心在于求全，往往将重出诸作一概收入，亦可理解。而在辑佚之余，重出、伪托、套用等现象高发的方志诗歌仍有待研究者进行大量的披拣筛汰工作。

流传至今的方志中，宋元方志为数不多，明清方志占据大多数，近代以来新修的方志亦颇不少。这些方志不唯去宋元已久，其纂辑性质亦导致在收录诗歌时很少考辨真伪，反有因循相抄、依托虚夸的倾向。纪昀认为方志“其相沿之通弊，则莫大于夸饰，莫滥于攀附。一夸饰，而古迹人物辗转附会；一攀附，而琐屑之事迹、庸沓之诗文相连而登”^④。纪昀所论的两种弊病，一指将其他无关的人事艺文强加牵合到本地，造成讹误；一指在搜罗过程中贪多求全、琐屑芜杂，造成体例舛驳。从文献的角度而言，后者虽对方志的质量有所影响，但尚不至于致误，相反有一定保存文献的意义；前者则造成了艺文归属的淆乱，日久年深后难以稽考，其弊甚大。夸

① 尚丽姝：《宋诗辑佚的方法问题——兼评汤华泉教授〈全宋诗辑补〉》，《古籍研究》2017年第1期。

② 张如安、傅璇琮：《求真务实 严格律己——从关于〈全宋诗〉的订补谈起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3年第5期。

③ 参见杨玉锋：《地方志对诗歌的记载与讹误——兼辨〈全宋诗〉补遗工作中的相关失误》，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20年第8期。

④ 纪昀：《安阳县志序》，《纪晓岚文集》卷8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1册，第166页。

饰所造成的讹误集中于名人的较多，然名人生平多斑斑可考，托名附会易为人知。另一种修志中的弊病则是为夸显乡邦文教之盛，而将其他与本地无关的作品改易字句而阑入本地方志。这些诗歌较少为人知，其重见错出相对隐蔽。加之文字已经修改，更难辨别，往往不被注意。万历《齐云山志》中所录的诗文便有这种改窜套用的嫌疑，本文即以此为例讨论这一现象。

万历《齐云山志》由明休宁知县鲁点纂辑，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刊印，明清两代多次重刊补刻。近年来山水方志的辑佚价值日益受到关注，学者已论及《齐云山志》的辑佚价值并据此全面地搜罗了其中的佚诗。^① 考查《齐云山志》可发现，其中的宋诗大多在他处具有蓝本，文本可信度较低，在使用时宜加谨慎。

一 《齐云山志》对武夷山诗歌的套用

《齐云山志》卷4《艺文》下录宋人朱熹、金子潜、叶介夫、王应麟、程秘、孙吴会、程卓、吕午、朱晞颜、方岳、程元岳、汪立信、钱时、赵戣的诗作17首。其中有5首皆可从咏武夷山的诗中找到时代更早的相对应者，另有由宋入元的方回1首亦然。典例如叶介夫《云岩》四首：

吾爱云岩东，天门有路通。苍颜岩独耸，沉香洞空窿。车馥雷隐隐，帘卷雨蒙蒙。浩歌碧云断，万壑生松风。

吾爱云岩西，华林卧幽栖。驯鹿林荫伏，乌鸦洞口啼。仙掌神所刊，石崖天与齐。落月散清晓，梦回闻金鸡。

吾爱云岩南，天镜开三潭。入门见石鼎，构屋依山岚。千崖纤郁翠，万象中浑涵。居诸岁月深，留题仰晦庵。

吾爱云岩北，飘然度崖侧。谁知神仙居，自与尘凡隔。万年松更青，五老头不白。横玉弄寒云，万里天一色。^②

《全宋诗》据明蔡有鹗《蔡氏九儒书》卷6《九峰公集》录蔡沈《武夷山中》：

余昔隐屏东，扁舟夹双龙。浩歌碧云间，万壑生清风。群仙幔亭宴，玉女双鬢蓬。夕景落寒岩，照耀金芙蓉。

余昔隐屏西，乘闲卧幽栖。岩花雪端发，野鸟林际啼。仙掌神所刊，石崖天与齐。月华结清梦，啁晰闻金鸡。

余昔隐屏南，春风驻征骖。开门傍水面，结屋依山岚。千崖互纤郁，万象中浑涵。居然岁月深，寒花露氤氲。

余隐屏北，飘然度岩侧。谁知神仙居，自与尘世隔。瑶草霜更青，琪花雪仍白。横玉叫寒云，万里天一色。^③

① 参见侯倩：《山水方志的宋诗辑佚价值——以〈中华山水志丛刊〉为中心》，《嘉兴学院学报》2017年第9期；刘永海：《〈全宋诗〉辑补115首》，《唐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21年第1期。

② 鲁点编，汪桂平点校，王卡审订：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4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62—163页。

③ 北京大学古文文献研究所编：《全宋诗》卷2824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54册，第33643—33644页。

除第一首面目较为不同之外，剩下三首基本只有个别字句遭到改动，两组诗间必有一组后出。蔡沈（1167—1230）为福建建阳人，乃朱熹后学，《宋史》《宋元学案》等并有传，年辈远早于宋末的叶介夫，事迹也较详。《九峰公集》虽佚，《永乐大典》中尚存其诗文，年代比万历《齐云山志》更早，此组诗视作蔡沈之作更为可靠。两组诗的第一首字句变化较大，当因《武夷山中》颈联、尾联涉及幔亭峰、玉女峰、寒岩等武夷地名较多，难以移置到齐云山名下，故需有所改动。而限定性不强的“浩歌碧云间，万壑生清风”一联，便被保留下来并移置到《云岩》尾联。这样的案例并非偶一出现，在《齐云山志》中尚可寻得两例，特列表如下：

《齐云山志》	《诗渊》
<p>弹却冠尘曳素袍，小鞍乘兴过林皋。 山岩翠嶂云烟合，楼阁嵯峨星斗高。 五老云连扶凤辇，万松风动响鲸涛。 玉笙吹彻金鸡唱，落尽岩前几树桃。 （钱时《云岩》）^①</p>	<p>拂散征尘曳素袍，小鞍乘兴过林皋。 溪山九曲云烟合，宫阙万年星斗高。 天柱插空留鹤驾，仙船横石待鲸涛。 玉笙吹彻金鸡叫，落尽岩前几树桃。 （石建见《武夷》）^②</p>
<p>抠衣登白岳，稽首叩玄宫。 岩下群仙洞，山头五老峰。 翠云飞送雨，白鹤舞凌风。 好景游归晚，箫声缥缈中。 （方回《白岳》）^③</p>	<p>昔闻仙子宅，今幸过琳宫。 溪曲三三水，山环六六峰。 翠云升送雨，白鹤舞凌风。 好景游归晚，箫声缥缈中。 （孟晋《游武夷山洞天》）^④</p>

钱时为淳安人，曾主讲象山书院，任秘阁校勘等职。后还乡讲学，有集《蜀阜存稿》，存诗三百余首，不载此作，集中诗文亦未有提及徽州乃至齐云山者。石建见则在年代远早于《齐云山志》的《诗渊》中留下两首诗，皆为咏武夷山之作。其另一首存世作品为《集峰名》：“大王高住碧云间，玉女风鬟相对看。画鹤有年游瀚海，钓鱼何日起波澜。工添一线仙机就，酒尽三杯茶灶干。醉听鼓楼声已远，幔亭环佩响珊珊。”^⑤乃集武夷山诸峰之名而作的游戏笔墨，可见其对武夷的熟稔。《武夷》诗中亦隐括了九曲溪、万年宫、天柱峰、仙船石、金鸡洞等武夷名胜，写作方式颇为近似。与之相比，《云岩》与齐云山的相合程度显然更低，此诗视为咏武夷山之作更为可靠。《白岳》一诗同样不见于方回集中，孟晋《游武夷山洞天》载于年代较早的《诗渊》，更可据信。

上述6首首见于《齐云山志》的宋人佚诗，都有字句基本雷同、文献来源更早的咏武夷山

① 鲁点编，汪桂平点校，王卡审订：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4，第165页。

②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：《全宋诗》卷3768，第72册，第45440页。

③ 鲁点编，汪桂平点校，王卡审订：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4，第166页。

④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：《全宋诗》卷3769，第72册，第45445页。

⑤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：《全宋诗》卷3768，第72册，第45440—45441页。

作品存在。由于宋元、明中前期的《武夷山志》已佚，难以判定《齐云山志》是否袭用《武夷山志》。然《齐云山志》诸诗乃套用武夷山诸诗而来，则无疑焉。

二 《齐云山志》《圭峰集》对《政和县志》的抄撮

相较于亡佚的早期《武夷山志》，明初的永乐《政和县志》幸运地流传至今，使我们能够窥见方志间诗歌套用、方志与别集间辗转相抄的一个侧面。《齐云山志》、卢琦《圭峰集》中皆有与《政和县志》重出之诗，为便说明，特将两首三见之作列表如下：

	《游北里三峰寺》	《游北岩庵》
《政和县志》	<p>青云远迥古丛林，幽径缘溪向窈深。 竹覆僧房凉似水，苔生佛面半无金。 日斜孤鹤松梢立，露下寒蛩草际吟。 童子焚香延客坐，一帘山色晓沈沈。 (郭斯屋《游北里三峰寺》)</p>	<p>曲径峰前转，林行见虎踪。 孤庵万树合，绝涧一桥通。 芳草凝微露，灵湫饮彩虹。 山僧面壁坐，应悟万缘空。 (郭斯屋《游北岩庵》)①</p>
《圭峰集》	<p>看云远过古丛林，幽径缘溪窈窕深。 竹覆僧房冷似水，苔生佛面半无金。 日斜孤鹤松梢立，云冷寒蛩草际吟。 童子焚香延客坐，一帘山色晚沈沈。 (卢琦《游北里三峰寺》)</p>	<p>曲径峰前转，临行见虎踪。 孤庵万树合，绝涧一桥通。 芳草凝微露，灵湫饮彩虹。 山僧面壁坐，应悟万缘空。 (卢琦《游北岩庵》)②</p>
《齐云山志》	<p>芒鞋踏破洞中云，石径缘山入窈深。 竹覆仙房凉似水，苔侵佛面半无金。 日斜孤鹤松梢立，露下寒虫草际吟。 童子焚香延客坐，一帘山色晚沈沈。 (鲍寿孙《云岩》)</p>	<p>曲径峰前转，林行见虎踪。 涧边松偃蹇，岩下洞空窿。 瑶草垂甘露，飞泉挂白虹。 道人面北坐，应悟性圆通。 (程秘《云岩》)③</p>

永乐《政和县志》主要由郭斯屋本人编纂，成于永乐二年（1404）。范璿纂辑赵迪、黄裳、郭斯屋三人诗作为一卷，附于书后，后于天顺三年（1459）重刻。卢琦集曾有元末刻本，久佚，现存最早版本为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庄毓庆等据隆庆朱一龙本重刻本。④《齐云山志》则始刊

① 黄裳、郭斯屋修纂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，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永乐《政和县志》杂志卷1《观游录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19、124页。

② 卢琦：《圭峰集》卷上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，1986年影印本，第1214册，第712、726页。

③ 鲁点编，汪桂平点校，王卡审订：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4，第163、166页。

④ 关于卢琦集的版本，参见杨光辉：《关于卢琦〈圭峰集〉中与萨都刺等人相同作品的版权问题——兼论〈圭峰集〉的版本》，《复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1期。

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。从文献时间来看，以《齐云山志》最为晚出。故欲判断此二诗的归属，主要需分析《圭峰集》与《政和县志》间的关系。

卢琦虽为元人，但《圭峰集》迟至晚明始刊，内里阑入萨都刺、陈旅等他人诗作甚多，清人早已指出此集“编辑之时，务盈卷帙，以夸搜采之富”^①，不可据信。《圭峰集》与《政和县志》中的重出之作不只上述两首，《政和县志》中赵迪《东和十咏》、郭斯垕《登火火山》、《游吴廷用南庄》、《过平溪作》、《游北里三峰寺》、《山行杂咏》（其三、六、七、八）、《再游吴廷用南庄》、《游万竹庵》、《游桐岭寺》、《游东林庵》、《游万松庵二首》、《游北岩庵》等25首诗皆见于《圭峰集》中，诗题、字句略有小异。就刊刻时间而言，永乐《政和县志》早于万历《圭峰集》甚多，自无疑议。分析这25首互见之作，则通过以下几点可以认定《圭峰集》抄撮《政和县志》：

（1）诗中所涉人物活动时间在明而不在元。重见诗中有《游吴廷用南庄》《再游吴廷用南庄》诗。吴廷用乃政和人，永乐二年（1404）进士，宣德年间仕至礼部左侍郎，事迹散见于明代文献中。卢琦元末即已去世，无从得见吴廷用，元代自然也不存在“吴廷用南庄”这一地点。郭斯垕永乐年间任职政和，与县令黄裳皆有《吴廷用南庄》诗，此诗显系郭斯垕所作。

（2）诗中幕宾口吻与郭斯垕契合，与卢琦仕宦经历不合。《圭峰集》中《山行杂咏》有“自作幕宾今五载，几回乘月到田家”等句，卢琦并无这样的幕宾经历，这显然是政和典史郭斯垕的口吻。郭斯垕时常有这种作幕已久的感慨，《游满月庵记》云“自余为幕宾于是县也六年矣，曾不意去治城十里而有是灵境焉”^②，与此如出一辙。

（3）诗中地点皆在政和，与卢琦生平不合。《圭峰集》中出现的政和地名包括吴廷用南庄、万竹庵、万松庵、东林庵、北岩院、三峰寺等，这些诗作皆作于政和。《政和县志》：“三峰寺，在政和北里。宋淳化四年，僧永在建。”^③《游北里三峰寺》即为游历政和北里的三峰寺所作。《圭峰集》中自《白云精舍》至《星水朝霞》10首，系赵迪《东和十咏》，所咏的乃是政和十景。又如《游万竹庵》：“公余乘兴出，时向北山游”，作者显然在政和为官。卢琦为福建惠安人，历官永春、宁德等地，既未供职政和，也没有长时间游历政和的迹象，诸诗与其生平相扞格。

郭斯垕、赵迪官位不高，名望不显，其作品主要保存在《政和县志》这一地方文献中。故而，基本可以认定晚明刊刻的《圭峰集》中所录的郭斯垕、赵迪诸诗皆来自明初即刊刻流传的《政和县志》。《圭峰集》的编纂者在将这些诗纳入集中时未将其中的地域、人事等因素尽皆删削改窜，留下的诸多问题足证其伪。通过永乐《政和县志》，可以发现《圭峰集》中不只混有萨都刺等名家之作，赵迪、郭斯垕等小诗人的作品亦阑入不少，四库馆臣谓之“真贋混淆”^④，良有以也。

那么，上引《齐云山志》中的两首诗作来源是《政和县志》还是《圭峰集》呢？考《齐云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67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下册，第1448—1449页。

② 黄裳、郭斯垕修纂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，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永乐《政和县志》杂志卷1《观游录》，第139页。

③ 黄裳、郭斯垕修纂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，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永乐《政和县志》卷4《僧院》，第107页。

④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67，下册，第1448—1449页。

山志》中另有赵戣《云岩》：“偶同仙侣宿岩扃，月色辉辉满太清。秋水无痕千顷碧，天灯悬照万方明。自怜心似冰壶冷，更觉身同鹤羽轻。夜静山花檐外落，倚阑无语学吹笙。”^①此诗又见于《政和县志》，原题作郭斯垕《游满月庵》。永乐三年（1405）八月十五日郭斯垕游满月庵，有记并诗：“偶同仙客宿岩扃，月色辉辉满太清。秋水无痕千顷碧，天灯悬照万山明。自怜心似冰壶冷，更觉身同鹤羽轻。夜静桂花檐外落，倚阑无语学吹笙。”^②与《云岩》显为一诗。《游满月庵记》颇能与此诗正文相印证。如诗中的“偶同仙客宿岩扃，月色辉辉满太清”，即记中的“余遂与与吉辈宿于栖云楼，时碧空澄霁，月色如昼，白露横山，松声浩浩”。^③结合上述论证，此诗自然亦为郭斯垕作无疑。此诗不见于《圭峰集》，则可证明《齐云山志》中的这几首诗作来源是《政和县志》而非《圭峰集》。《齐云山志》对原诗多有改窜以牵合齐云山的情况，如“孤庵万树合”本为题庵之作，与云岩风景不称而改为“涧边松偃蹇”；“竹覆僧房凉似水”本写佛寺，因齐云山为嘉靖帝所热衷的道教名山而改为“竹覆仙房凉似水”。《齐云山志》所录的宋元诗数量并不多，却有3首是除《政和县志》外罕能见到的郭斯垕诗，足证在纂辑时对《政和县志》诸诗有套用现象。

三 其他套用现象

上述两端，是比较集中的《齐云山志》套用其他作品的例证。《齐云山志》中有作品虽不见于他处，但在作者本集中有形似而意殊之作，也有一定的不可靠性。如方岳《白岳述怀》：“因叩玄天到此山，叫开阊阖入重关。白云飞过峰无数，绿树深藏屋几间。物外乾坤常不老，壶中日月自宽闲。何时解组归林下，许借丹炉炼大还。”^④此诗不见于其本集。方回本集中有《山行》，与其颇有相类之处，但用意迥别：“寒食清明数日间，青青杨柳与谁攀。乾坤不尽云边眼，冰雪相堪屋上山。时序只将诗拨遣，穷愁聊以酒防闲。无心自是长生药，莫误丹炉觅大还。”^⑤《白岳述怀》表达归隐林下、追求仙家物外之致、希图借取丹炉锻炼大还丹药的情志，与齐云山的道教背景切合。本集中的《山行》则认为无心即是长生妙法，自己诗酒自娱，不会希图用丹炉锻炼大还丹药、妄求长生，与《白岳述怀》的情志迥异。这两首诗用韵、字句多有雷同，情志却截然相反，若为同一人所作则颇为龃龉，殊不可解。本集中的《山行》在组诗之中，7首连用同韵，抒情一致，更为可靠；《白岳述怀》一诗在使用时则仍需谨慎。

这种改窜套用现象并非仅存在于《齐云山志》中，在许多方志中都同样存在。如在时段、地域皆相近的万历《九华山志》中，亦可发现同样的案例。《九华山志》载吴止道《双峰居士书堂》：“天下名山曾一游，洞天应独异池州。青峦矗矗冲霄上，绿水涓涓向地流。翠羽啼残山月晓，白云飞尽碧天秋。柱鵬隐读双峰舍，已自成名至五侯。”^⑥此诗又见于《罗浮山志》，作

① 鲁点编，汪桂平点校，王卡审订：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4，第165页。

② 黄裳、郭斯垕修纂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，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永乐《政和县志》杂志卷1《观游录》，第125页。

③ 黄裳、郭斯垕修纂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，政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：永乐《政和县志》杂志卷1《观游录》，第138—139页。

④ 鲁点编，汪桂平点校，王卡审订：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4，第164页。

⑤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：《全宋诗》卷3208，第61册，第38382页。

⑥ 蔡立身：万历《九华山志》卷6《原艺》，“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395册，第138页。

者李颙：“天下名山曾一游，洞天应独数罗浮。还丹九转仙遗灶，铁笛一声人倚楼。翠羽啼残山月晓，白云飞尽海天秋。赤松倘示长生诀，愿弃人间万户侯。”二诗首联、颈联略同。颔联后者表达物外之致，与尾联相合；前者状写山水，缺乏特色，尾联的山居读书之意亦与洞天、翠羽等道教意象不合，更类后改之作。《九华山志》又载释希坦《山中漫成》：“酒恶频频嗅素馨，满天风雨晚凉生。岩花乱落无一点，谷鸟时闻啼数声。”^①此诗实为白玉蟾所作，题《山中偶成》，《全宋诗》已收，又见于嘉靖《惠州府志》。白玉蟾为南宋道教重要人物，长期活动于罗浮山，此诗为白玉蟾所作当无疑义。从上述两例中，可以看出九华山诗与罗浮山诗之间亦存在着套用关系。如顾炎武所论，“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”^②，这一风气在方志编纂中也留下了时代的印记。

结 语

万历《齐云山志》卷四录宋元诗24首，其中套用武夷诗者6首，套用《政和县志》中郭斯昼诗3首，存在其他疑点者2首，可信度不高。套用《政和县志》的案例，尤能向我们较清晰地展示出方志的不可靠性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方志文献皆不可据，《圭峰集》抄袭《政和县志》诗25首的案例，便证明甄辨真伪需要针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。一般情况下别集的可靠性较方志为高，但许多经后人纂辑的诗集皆淆乱不可信，唐贤戴叔伦、殷尧藩、唐彦谦等人皆然，卢琦《圭峰集》是又一则典例。永乐《政和县志》虽为小邑方志，但所辑存的诗人诗作时代与方志编纂时期相当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。辗转相抄的现象并不少见，宋人改窜、套用寿词便是南宋以来时可见到的文学现象。^③与创作寿词类似，辑录方志艺文很多情况下是不得不为的任务，属于梁启超所说的“奉行故事”^④。嘉靖《齐云山志》7卷，题咏仅占卷7之半；万历《齐云山志》5卷，艺文有卷3之半并卷4、卷5，占到了全书的一半篇幅，体量与占比扩充数倍，足见广采艺文在当时修志中的重要性。既需“奉行故事”，又要夸饰宏富，套用其他作品以充篇幅便也成为搜罗诗篇以外的捷径。虽有这样的文本不可靠性，方志作为诗歌辑佚的一大源自无疑义。而在辑佚工作后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时，这些方志诗歌间的互见重出问题便值得重视。对方志文献所载的诗歌进行源流考证，既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方志编纂过程的认知、了解当时的学风，也能更好地辨析诗歌真伪，减少后续利用文献时的舛误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中文系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蔡立身：万历《九华山志》卷6《原艺》，“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”，第395册，第137页。

② 顾炎武撰，黄汝成集释，栾保群点校：《日知录集释》卷18，中华书局，2020年，中册，第963页。

③ 参见任德魁：《词文献研究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40—41页。

④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，第299页。